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9/PV.5
26 September 1984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5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9月24日星期一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后期主席

卡里法先生

(巴林)

(副主席)

— 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劳尔·阿方辛讲话

— 一般性辩论(9)(继续)

挪威王国首相科勒·维洛克讲话

下列各位代表发言

阿莫尔先生(墨西哥)

阿梅加先生(多哥)

加马先生(葡萄牙)

哈密德先生(斯里兰卡)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会议于下午 3 时 5 5 分开始。

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劳尔·阿方辛先生的讲话

主席：今天下午，大会将听取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劳尔·阿方辛先生阁下的讲话

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劳尔·阿方辛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会厅。

主席：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劳尔·阿方辛先生阁下光临联合国，并请他讲话。

阿方辛总统：主席先生，首先，对您获一致当选，出任这个重要职务，我向您表示我个人的祝贺。我们有两个理由感到高兴，一是因为您众所周知的人道和专业能力将对大会努力的成功作出无价的贡献；二是因为您代表赞比亚和非洲，非洲是拉丁美洲的兄弟大陆，我们与它有共同的希望和要求。

我还要感谢拉丁美洲杰出的外交家，巴拿马国家元首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他干练地主持了第三十八届大会。我们阿根廷人有特殊的理由要感谢他。

同时，我们欢迎文莱国加入本组织，它被接纳加入联合国再次强调了论坛的普遍性。

十个月以前，当阿根廷重获其民主生活时，我告诉我国议会说，我国外交政策将是我国国内政策的自然延伸，二者都必须基于同样的理想，首先是基于一个同一价值观念体系。既然我们没有两套不同的道德准则，我们也没有两种不同的政策。

所有驱使我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原由，多年来指导和支持我们的真诚信念，实际上都是基于我国所需要的一系列价值。这些价值超越一个民族和一国领土的范围。可以将它们应用于管制国内政治生活的政府行动，我们处理与别国关系的方式以及我们针对国际社会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然而，把一种道德体系说成是政治行动的根源，这毕竟是争论的问题，它并不是一种抚慰统治者的良心的选择，也不是一种避免我们时代的现实和具体问题的方法。这并不是抽象或理想化的立场。它反而是必不可少的。其目的就是了解统治的目的，了解我们要为自己的国家寻求何种形式的社会，了解我们要为人类建立什么样的世界。

这种思想来源于我的信念，即世界秩序失常，颇为危险，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有些国家似乎不希望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得到它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认为，这正是用一种权力概念来代替世界秩序的道德观的结果。可以说，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实用观点已经把我们引向何处。

两类问题影响着整个世界：政治秩序的危机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

今天我们亲眼目睹战略目的在几乎是完全确定国家间关系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基于这些战略观点，核武器竞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使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不稳定，更易突破。我这里指的是人类生死存亡的界限。这是一种可悲的前景，最强大的国家为此相互兴师问罪，而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则不得不袖手旁观。

旁观者和演员们似乎坚持两个逻辑：一为和平的逻辑，它容易引起道德上的辩论；一为军备竞赛的逻辑，它产生于一种关于以威胁为基础的力量政治观念。不仅如此，严重的是坚持一种逻辑的人并不听取——甚至充耳不闻——坚持一种逻辑的人的意见。

倘若我们的论据无法打动他人的逻辑，尤其是那些真正有能力改变这一形势的人们的逻辑，我们的论据又有什么用呢？

有哪些基本要素可供我们以道德的推理来改变力量和威胁的推理之用呢？

事实上，有时候好象每一件事情都指出我们的作用只限于提出要求，或者可能只限于对这一事态加以谴责。尽管如此，我们将重复自己痛苦的请求，因为我们知

道，为捍卫和平我们必须不停地发出呼声。因此，我同希腊、印度、墨西哥、坦桑尼亚和瑞典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道批准了1984年5月22日宣言。我们在该宣言中声明：我们坚信绝对不能再来一次世界大战，坚信必须遏制和停止迈向全球自我毁灭之途。世界不能在摧毁性的核战与和平之间摇摆不定。必须做出共同努力来影响目前和未来的事件。

我国历届的民主政府一贯坚持这一有关和平的立场。因此，根据先前由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总统制定的政策，我的另一位前任阿图罗·弗朗迪西于一九六一年在第十六届大会上说了如下的话：

“阿根廷的国际政策以堪称楷模的连贯性始终不渝地建立在国际生活的三项基本原则基础之上——各国的法律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及人民自决……”

“……我们一直反对外国干涉，反对一国对他国施加任何压力，不论是政治、经济、法律或意识形态的压力。”（引自A/PV. 1018 第8至9段）

我还认为，维护和平涉及到更广泛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我们并不仅仅是旁观者。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和平不仅是受到军备竞赛的威胁；国际政治秩序不仅是日益成为战略性的军事秩序，同时也日益依赖世界经济秩序。

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一直将政治问题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联系起来，而在经济秩序方面则谈论南北关系。但我相信，即便我们确实区别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紧张状态——一种是地位相等的国家间的紧张，另一种是地位不等的国家间的紧张——它们却不是相互孤立的状态，以致我们今天可以断言说和平与安全都会受到富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的全球差距的严重影响。在一个显然是动荡不安与到处出现社会紧张局势的发展中世界上，国家冲突已经逐渐引起了那些对之具有战略利益的国家的注意。南方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的演变已引起了超级大国的关注。因此，我们这些国家的领土成了两个强国相互骚扰的场所。

这首先就导致局部冲突的恶化；这样，尽管受苦依然是国内的事，冲突却日益成为外国的事。其次，这一干涉加剧了战略冲突本身；这样，北方的均衡——尽管这一均衡是不稳定和危险的——就反映在发展中世界的冲突之中。

我们一直并继续目睹着这一过程，它使一国的冲突为战略冲突所加剧，以致达到一国不幸地崩溃的地步。因此，除了我们自己的问题之外，又加上了另一个问题，即大国间在这个第三国，第三个冲突场所——所谓南方国家进行隐蔽的或公开的冲突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我认为威胁和平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军备竞赛和大国间直接的战略冲突，另一方面则是南方的动荡不安、缺乏公义和贫穷。我们对前者无能为力，但后者却跟我们有直接关系。

作为第二个原因的例证，我们只需看看由于持续的旱灾和缺乏为实现自我延续的增长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源而在非洲一些地区出现的极其严重的经济形势就够了。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援助非洲渡过这场后果无法预见的危机。

这不仅是一个提出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论据的问题，同时还表明，它们的命运对发达国家有直接影响。

那些促使我们呼吁建立一个较平等的国际秩序的道德考虑是同现实的原因合而为一的。因为，一个缺乏公义的世界就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世界，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如此。南方力行公义是北方实现和平的必要先决条件，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如此。

不结盟国家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已经清楚地指出了我曾提到的缺乏公义和不稳定的局势。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必须显示，它们愿意听取代表三分之二人类的这些国家拟定的经济和政治提议。

我已说过，当代的一个特点是，国际关系越来越发展为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还必须说，当今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经济秩序越来越发展为单纯的金融秩序。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避免的严重畸变，因为一个以军火库取代政治、以金融取代经济的世界就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我们不能同意，我们为人类寻求的未来应该以武器和金钱为依据和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这样的事实，即，道德上的再生是我们文明的关键之举。

注意到我们国家的倒退是痛苦的。直到一些年以前我们还一直呼吁改善商业和技术条件，以缩小我们国家与更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今天我们要求的目标是不再向工业化国家输出资金。

1983年拉丁美洲的人均国民总产值比1980年下降10%。我们倒退了六年，因为我们在1977年就达到了那个水平。

由此产生的结果大大地影响了我们人民的福利；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在于外汇兑换条件恶化而致收入减少。

引起我们的外债危机的原因正是在于我们经济的这种恶化——我们的经济受到阻碍，不能利用自己的生产潜力，也在于就业和福利的减少。去年，这一债务仅利息一项就占了本地区出口额的三分之一。

联合国发起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发展十年要求最发达国家承担义务，将其国民总产值的1%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然而，在上述期间作出的国际承诺现已被忘却了。

荒谬的是，这些承诺今天都被颠倒了。发展中国家现在必须把它们国民产值的一部分转移给发达国家。这一部分不是每年1%，而是每年3%，有时甚至更多。由于存在这种压倒一切的现实而且我们又试图恢复金融秩序的合理性与理智，我们拉丁美洲各国已经提出必须进行对话——在较富的国家与我们各国之间的对话，一种实际的对话，讨论最能改变我们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稳定的诸问题之一，即，外债问题。我们认为，债务问题不仅影响债务国，而且由于其政治影响，还直接涉及债权国。

我们认为，如果一切都取决于现在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将找不到一个永久而

妥当的方法。这个议题与70年代初的问题不再有任何联系了，然而，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却仍然相同。现在只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意愿才能为不再是传统的问题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今天，债务问题必然与我们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命运联在一起，而且因为它影响整个地区，它危及拉丁美洲的全面稳定。

今年在基多、卡塔赫纳和马德普拉塔举行的会议最充分地反映了局势的严重性。它们也表明了我们呼吁与债权国进行对话的谨慎与温和态度。我们希望这一呼吁能得到积极的响应。对话并不是对抗，尽管有人把之说成是对抗。相反，只有在排除对话，对抗才会出现。我认为，政治逻辑和经验都表明了这一点。

也许，根据这一具体问题的基础，南北对话的愿望可能得以实现。这场对话曾经过多次拟定，但至今未能取得实际的结果。

阿根廷民主政制发出的这一要求和平的呼吁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直接参与的事件中为维护民主果断地采取了行动。

在其中的一次冲突中——即存在于我们和智利共和国之间的冲突中——我国采取了坚决的步骤。在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调解过程中，对我国政府表示了坚定的决心，为结束一场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冲突寻求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法而努力。我们高度赞赏和珍视教宗的协助。

我们能够献给国际社会的是通过对话和谈判能够变成和平行动的和平言词。

至于我同联合王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南桑威奇群岛，以及南乔治群岛问题上继续存在的另一个冲突中，我们愿意谈判的意志和决定遇到了对方不妥协的态度。

几乎150年以来，阿根廷领土的一部分一直遭受联合王国强加的殖民统治。这种阿根廷从未接受过的不公正和非法的局势持久地影响我们的国家生活。

为我们的传统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群岛以及南桑威奇群岛的任务是世世代代的阿根廷人留给我们的使命。这一进程将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达到其目的

为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是我国人民积极投身的一项事业。我们得到国际法的支持，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是忽视了这个存在于我国和占领国之间的问题最重要的一项事实。

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事业，也是拉丁美洲的事业；拉丁美洲已经以团结一致的姿势来维护其认为属于自己的国家完整。拉丁美洲现在也惊讶地看到，南大西洋存在着一股以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军事力量，它威胁着整个地区的利益和安定，构成了危险因素，使东西方的冲突进入了该地区。

阿根廷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寻求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回归。我国政府已经阐明这一点，并将实现这一目标。谁也不应怀疑这一点。我们的民主概念在我国还无幸得以恢复；这一概念包括两个方面：对内的民主以及对外的民主。第一方面涉及到充分贯彻宪法，同时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并且尊重人权。第二方面，正如我已提及的那样，涉及与其它国家的关系。

民主生活方式的对外表现，转变为一种文明的，遵守法律的行为，因而可以概括为尊重在国家间的关系中以法律规则为主导的原则。

《联合国宪章》是一部真正的国际社会宪法，它使各会员国承担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根据这一法律义务，我国政府已经采取步骤，争取在国家权利允许的范围内达到最大的灵活性，并且谋求恢复同联合王国的谈判来解决这一争端。很自然，我们也谋求同该国的传统友好关系的正常化。但是，如果从实现正常化的努力之初，我们就不能肯定无疑地建立一种机构就有关作为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的主权争端进行谈判，那么正常化是难以实现的。

不幸的是，从最近由瑞士和巴西主持下召开的伯尔尼会议最后促至的双边接触看来，直到现在似乎除了联合王国所阐明的意图，即无限期地推迟履行大会关于双方在谈判桌坐下来的紧急要求以外，我们是一无所获。我感谢巴西、瑞士及秘书长所做出的可嘉的努力，同时我想表示我强烈希望为了法律和正义，大会的要求能尽早得到执行。

明年国际社会将会庆祝本组织创立四十周年。毫无疑问，联合国在寻求国际和平与安全，各国人民的经济发展和根除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我们的任务还未完成。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会员国将会予以协助，并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一种基于正义以及各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和物质进步的国际体系。

在我们今天铭记着这些目标之际，不能不阐述我们对南部非洲形势的深切关注，在那里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结构依然存在，这是对国际法和道德意志的违反。纳米比亚必须彻底地获得独立。种族隔离的不义制度必须永远消灭。在此制度下受苦的人可以继续指望文明世界的支持。

在中东和海湾区域存在着紧张局势和武装冲突的地区；联合国必须继续予以特别注意，以便这些冲突能够尽快地取得公正、和平的解决。

我国非常关心中美洲的形势，我深信世界各国都有同感。

我们认为，得到大会明确支持的孔塔多拉集团的提议和行动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变通办法，以获取所大家梦寐以求的和平方法来解决使整个拉丁美洲痛苦不堪的冲

我相信，如果权力关系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将会丧失确保人类进步与和平的道德动机。

回顾历史，谁也不应怀疑，以道德前提为基础的文明会长存和光大；相反，道德混乱则必然导致混乱文明的消失。

我同样相信，世界秩序日益受到军备竞赛和金融贪婪的限制的这一事实就是一种道德混乱。

如果这些动机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大多数国家就不会有好日子。同样有裨益的是回顾一下，对南方有影响的东西迟早总会影响较为发达的国家的福利。

我坚信，就象约翰·保罗二世最近指出的一样，今天，发展就是和平的称号。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阿根廷共和国阿方辛总统刚才发表的重要讲话。

阿根廷共和国阿方辛博士阁下随着陪同步出大会会堂。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辩论

主席：在请下一位发言前，我愿提醒各位代表，联大在 1984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决定，禁止在联大会议厅在发言后再表示祝贺的做法。我要加一句，我意在坚决保证，要始终严格地遵守这一决定，以公平对待各国代表团。我呼吁全体会员国进行合作，贯彻大会这一明确的决定。

挪威王国总理科勒·维洛克发言。

主席：现在请挪威王国总理先生阁下在大会发言。

科勒·维洛克先生（挪威）：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您当选为第三十九届联大主席的崇高职务。我相信您的经验、技巧和英明领导将给联大工作以巨大的益处。

也允许我祝贺文莱国政府和人民，祝贺它们加入联合国。

第三十九届联大召开正值国际形势紧张、人类苦难遍及全球之际：阿富汗局势、中东、两伊战争以及其他地区的军事冲突令人十分担忧；裁军谈判中止，而军备竞赛不停；东西方接触远远不够；南北对话面临艰难时刻，同时严峻的经济问题和气候条件使百万人蒙受消极影响；无数人被剥夺了基本人权。

但是，仍然可能取得重大进展，以解决这些其他问题。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所作的决策和选择。政治领袖们必须选择他们希望世界发展的方向。我们拥有把机会的繁荣洒遍世界各地的技术手段和经济、人类资源；但这就要求我们携手对付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一国的事态和发展比以往更直接地影响到他国人民的生活和命运。

“相互依存”这词写出了现实。在指出联合国的不足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它的成就。于此同时，我们应加倍努力，使联合国能够发挥《宪章》所赋予它的作用。

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加强联合国，进而增加它预防冲突和危机的能力及一旦冲突依然发生时解决冲突的能力。为了支持秘书长为此而作的努力，挪威与其他北欧国家已提议，除其他以外，增进安理会的效力；加强秘书长的作用；增强联合国发起维持和平活动的能力。

安理会该有特殊责任加强联合国的努力得以实现。应给予必要动力以保证联合国不会辜负我们人民对它的崇高期望，也就是说，使每个男女都能安全地享有自由与和平。

维持和平活动是安理会手中的重要工具。这类活动应是安理会的权威向冲突地区的确实的延伸。同样很明显，维持和平活动要成功就必须有安理会及有关各方的全力支持。

今天武库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很难说进一步增添武器会给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安全。当然，各国均有权力保卫自己，但是不断进行武器聚集已变得日益危险和毫无意义。

在我们创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的时候，实现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努力应享有最优先地位。协议应是均衡的、可合实的。特别是关于核武器，提高大国间对话的质量和连贯性是重要。

我们希望苏联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不久回到谈判桌来，和美国一起坐下以便谈判大规模削减核武器和创造相互信任和了解气氛的附助措施。

本届大会还负有为恢复这种谈判做出贡献的重要责任。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为达成一项一致的、均衡的和可核查的冻结核武器协议努力创造基础。鉴于目前的不平衡，这种冻结必须包括在大量削减核武器的谈判中进行；换句话说，一项冻结协议必须成为同时建立起核武库之间平衡的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在我们筹备下一届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时，我们也必须努力加强不扩散制度。同时我们非常重视建议中的即将于1986年召开的细菌和毒素武器公约审议会议。我们也必须设法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达成协议。

一方面必须优先削减核武器，另一方面，寻求均衡地、大幅度地削减常规武器也是同样重要的。在对等、均衡削减驻欧军备的维也纳会议上，已经提出了达成一项协议的必要文件。制止在世界其他地区加速扩充常规军备也是同样重要的。

化学武器是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领域。我们以最为关切的心情得知最近有人使用了化学武器。使用化学武器必须受到谴责，不管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它们。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达成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和贮备所有化学武器以及销毁现有贮备的协定。美国关于化学武器的协定草案是对在这一领域内的谈判的一个重要贡献。

外层空间一向吸引着人类的注意。依靠现有技术能力，我们现在能够利用空间达到各种目的。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了解其中的潜在危险。在我们想往一个更为安全和稳定的世界时，不能允许把外层空间军事化。这应当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努力来防止。因此我们敦促达成关于谈判的协议，以找到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控制、实现裁军的基础。

有关建立信心和safe的问题在所有关于军备控制和裁军的谈判中都是重要的因素。这些问题也是斯德哥尔摩欧洲裁军会议的关键因素。已有三十五个国家同意愿为建立信心和safe的具体措施而努力。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将减少军事冲突和突然袭击的危险。我们希望华沙条约国家现在能表现出积极的意愿，讨论由西方参加国提出的具体建议。在我们方面，我们准备对其他参加国提出的所有有关建议给予最认真的考虑。

让我再来谈一谈另一个应当引起我们最大注意的严重问题。我指的是国际恐怖行为令人震惊的增加。今天没有谁能够说出明天谁将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因此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所有人。不幸的很，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已有十分严肃的迹象表明，在几次事件中，一些政府同这种恐怖活动有牵连。这当然是明显地违反了国际法。说只要目的纯正就可以不择手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将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必须努力对付恐怖主义，采取具体步骤制止这一不能令人容忍的发展。对美国驻贝鲁特使馆进行的毫无理智的攻击是一个强有力的警告：必须采取紧急的国际行动。

保障人权必须继续作为联合国的一项首要任务。各国政府应当完全遵守在这个方面国际法律文件的规定。应当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署。在我们对违反人权行为作出反应时，必须使用同一标准，不管违反行为在哪里出现。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主张，就是，对任何一个国家内的违反人权行为，国际社会与之无关。相反，在尊重人权和国际缓和的前景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

种族隔离政策是明显的违反人权。最近南非的宪法修改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政策。因此，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对南非施加压力，结束种族隔离政策。

另一方面看到一些拉美国家正在进行民主改革是令人鼓舞的。应当欢迎这一发展，希望它能继续和得到加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提供帮助和建议。但是任何人却无权利用别国脆弱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期望民主选举的诺言确实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真正表达自己信念的自由选举。

挪威政府支持孔塔多拉集团为在中美洲建立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结构而进行的努力。我也欢迎今年夏季开始的美国和尼加拉瓜之间的对话。

我们所有的努力应旨在于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而，我们的任务应当是建立一个每人都能过上更好生活的世界。我们有资源和手段，让我们也表明我们有必要的政治意愿。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年度报告中这种政治意愿的必要得到了强调，尽管报告开头积极地看待经济形势，然而它明确地表明除非主要工业化国家调整它们的政策，承认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广泛责任，否则这些令人振奋的发展将是脆弱的并且无法继续下去。这些国家特别有责任为在发展中国家内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做出贡献。因此，我们的发展援助计划应当继续和加强。而且还有一种紧迫需要以进一步采取具体行动，动员额外资源以便达到或超过联合国所规定的目标。挪威准备在这种共同努力中发挥全部作用。至于官方发展援助，1983年挪威的援助额达到了占国民生产总值1.06%的水平。今年和1985年还将超过这一指标。

同时我们必须加强努力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进入市场机会，从而使它们能够扩大国际贸易的份额，偿还债务并调动资源实施发展项目。通过这种方法发展中国家将能改善实现更佳经济增长的前景；而这种改善也将会给工业化国家带来好处。这些问题将成为今天开幕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次会议的突出项目。

要摆脱这些以及其它一些经济问题显然没有捷径可走。国家一级的决定和国内的行动将不足于解决问题这是再明显不过了。因此形势逼人，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当务之急乃是在全球范围内沿着共同的方向联合我们的力量。倘如我们的共同努力和合作取得成功的话，其结果势必会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有益的影响。

我们改善发展中国家命运的共同努力必将受挫，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某些地区人口过高增长的问题。在过去几年内在降低人口增长率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然而整个画面之暗淡不能不使人深感关切。上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世界人口大会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有必要采取一项更为积极的人口政策。我们完全赞成这一观点，即计划生育应该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待，彼此不能相互替代。墨西哥的人口大会一致认为提高妇女地位是任何人口政策成功的先决条件，对此我们予以特别欢迎。

世界人口会议为我们处理人口问题提供了基础。现在，我们联合国各会员国以及各国际组织实施墨西哥大会的决定实属职责所在。

世界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同呼吸共命运。因此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负有一项共同的责任。需要作出共同的努力。现在退出国际合作实在不合时宜。相反，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联合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组织具有特别的作用可发挥。因此，每个会员国必须为加强本组织的有效性而尽绵薄之力。就挪威政府而言，它将继续献身于对本组织及其重要工作的全力支持，主席先生，在我结束发言时我谨表示我们诚挚的希望，希望在你的指导下第三十九届会议将把我们进一步推向我们的共同目标。

塞普尔维达·阿莫尔先生（墨西哥）：主席，我代表墨西哥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贺您当选为第三十九届大会主席。我相信，我们彼此在联合国的广泛经验和外交才能一定能帮助我们在相互理解的原则上考虑各项议题。

墨西哥与赞比亚之间存在着友谊与合作的良好关系，赞比亚代表的当选证明我们都承认该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担任的重要任务。在我们看来，您的当选还反映了非洲大陆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从殖民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非洲人民象征了要建立一个更稳定、多元和民主世界的普遍愿望。

我必需指出，我们对您的前任，豪尔赫·伊留埃卡主席老练果断的行动感到满意。拉丁美洲欢迎巴拿马总统为促进对话与和解所积极做出的努力。

我还要告诉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墨西哥政府和人民高兴地接待了他今年四月对我国的正式访问以及国际人口大会期间对我国首都的访问。我诚挚地祝贺他在领导本组织中所做的有效工作，他为加强联合国的系统、扩大合作、特别为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事业所做出的努力，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向本届大会提出的报告清楚地证明了他的洞察力和政治创造性。

我国政府热烈欢迎联合国的新会员国文莱，并向它致以最好的祝愿，祝它在充分行使主权中有一个和平、繁荣昌盛的未来。

今天，我们正目睹老牌的强权教条的复活和不容异说的新形态，这使人们怀疑各国际组织的价值。我重申，墨西哥政府和人民绝对为联合国的原则和目标努力。我们坚信，这个世界组织在促进自由、正义与和平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我们也承认，本组织还有改善的余地。

1945年，我们决心在和平中共存并促进所有各国人民的进步，因而把尊重法律的原则和彼此真诚合作定为行动的标准。联合国将成为加深了解的论坛和促进集体发展和安全的中心。

在过去的岁月里，本组织为促进二十世纪的政治理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最显著的殖民主义形式的消灭使近100个国家获得了政治独立。国际社会的日益民主化大大地改进了立法制度以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有关人权的国际制度促进了对个人的基本自由、社会团体的权利，特别是最贫穷人们权利的尊重。*

联合国在避免全球对峙，在鼓励和平解决许多地区冲突方面一直是一个决定因素。此外，由于联合国努力的结果，今天我们对发展中世界的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和理解。我们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加强了我们的认同和团结联系，协调我们的立场和建立我们共同原则和战略的纲领。我们曾鼓励创建许多的机构；如果所有国家着眼未来以负责的态度行事，这种机构就能增强有效国际合作。

一些不得人心的人企图无视已完成任务的规模和联合国体制的潜力。大国之间进行有效对话所遇到的困难已导致那些怀有霸权野心的国家彼此发生对抗。在东西方局势紧张的气氛中，危机丛生，地区冲突加剧，大国集团之间的对峙已传至第三世界，因而影响许多国家的安全，主权和政治与经济发展，这也是很自然的。同时，严峻的世界经济危机正在否定发展中国家重要而正当的要求。

有这种看法的人似乎没注意到一个事实，即：要不是联合国的存在，具有更大毁灭性的灾难可能会爆发。他们通常会忘记，要不是联合国的存在，我们便没有制度化障碍来抵制狂妄使用武力的情况，而且各国和平共处的法律原则和道德原则就会进一步削弱，简言之，我们因为没有进行合作的巨大努力而会受苦，而有了这种合作才能减轻和减少弱小者的负担和牺牲。持这种意见的人似乎已经忘记联合国在当今世界所作出的深刻创新和改变。

世界危机的原因不在于联合国组织结构有缺陷或多边外交的方法问题。许多人要把这方面的局限性为根源更深刻的政治现实寻找借口和掩饰。的确，当教条主义观点盛行之时，就没有对立或不同观点的余地。罪恶对立的学说按定义来说是排斥具有各种标准和态度的世界的。对那些有这种思想的人，多边主义应该以一系列不

* 副主席哈利法先生（巴林）开始会议。

对称的，主要是双边的关系来取代，这样就肯定有利于最强大的国家。

今天美国总统在本届大会刚开始时，使人重新恢复了希望和期望。他说他的国家愿意再次与苏联进行主要是裁军领域里的建设性谈判以减少世界的武库；愿意使高级领导人间的定期磋商制度化；愿意在美苏间建立更好的、以谅解和合作为主导的工作关系。里根总统在艰难的和平与缓和道路上，为国际社会带来了乐观。墨西哥承认和赞赏这种可喜的倡议并希望它不久将毫无例外地为我们大家带来最佳结果。

国际社会必须坚定遵守其业已规定的原则，尊重所有人的权利，给每个国家以不受限制的权利，寻求最符合其自我利益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联合国最能表示国际多元社会，因此必须是国际民主所必需的场所和合作所不可替代的工具。它所代表的价值既不是短暂的，也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毫无疑问，它们是有益于大家，是文明的和有秩序的共存所能具有的唯一价值。

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孤立，能与世隔绝。任何主张闭关自守的政策都是不现实的。尽管相互关系在把利益公正地、平等地分给非工业化国家方面还没有起作用，相互依赖却是各国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联合国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能够赋予这种相互依赖以积极的前景，能够把当前国际关系改造成基于平等合作和相互尊重之上的体面的和平共处关系。

看来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是一个良机，使我们不仅可以评价该系统的作用和改正缺陷，而且可以重新做出我们对赋予联合国以生命的那些原则和价值的信念，而这些原则和价值其有效性又必须以行动而不是以言语来加以肯定。我们必须记住，普遍性原则是联合国实质的一部分，所以它的决定的有效性以及协商机构的作用必须基于所有国家的意愿之上，而这又必须避免引起特权的巩固和不同形式否决权的滥用。联合国的缺陷应以民主方式来加以纠正。

任何人都不可寻求把联合国变成一个无益对抗、或变成一个由少数人试图进行

奴役和暴力的场合否则就会背离联合国的民主要求。让我们把我们各个国际机构变成当今世界极为需要的对话、合作和建设性谈判的场所。

加强国际秩序还涉及更新地区性的组织，因为这些机构必须日益忠实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拉丁美洲目前正寻求更有效地巩固它的地位，采取共同措施以促进本地区国家的稳定、发展和充分独立，真正地为自决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在政治领域里，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表明我们坚定不移地决心一道找出恰当办法，来和平解决冲突，避免任何形式的干涉别国内政。同时，这一地区的国家正在共同努力，建立一种合理而公平的经济秩序。基多经济会议、卡塔赫纳倡议和马德普拉塔会议都具有这一目标。

一年前，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中美洲局势的第38/10号决议，重申了本地区所有国家都享有自由地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谴责了侵犯中美洲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行径。大会一致坚决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敦促它保持自己为调解者的角色。

1984年孔塔多拉进程的目标仍是达成具体协议，以解决和平、加强政体和发展进程等问题，因为这些都是该地区国家所关注的问题。数月来，我们一直处在加紧进行协商谈判的进程中，它目前反映在各为“中美洲和平与合作孔塔多拉文件”的文件中，它的目标是调和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政府的合法利益。这是一个全球协议草案，它规定了旨在建立中美洲国家间了解与合作的全面具体的义务保证。

我们确信，《孔塔多拉文件》的制定是要忠实地满足该地区稳定的需要。《文件》中的原则是要鼓励建立相互安全和尊重，相互信任和地区缓和的体制，因为这些对该海峡各国之间政治及所有其他关系的正常化是至关重要的。

为此，就是在这个国际社会的最高讲坛上，我们呼吁中美洲各国政府紧急承担起《文件》中的法律义务。孔塔多拉进程及其艰难的已进行了二十个月之久的谈判任务其目的是维护各国的独立，防止进一步破坏对人民的福利至关重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并且为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打开渠道。

今天，我们重申，进行谈判就意味着协调各种合法利益，以便达到共同目标；放弃部分目标以达到被认为是一切之本的最后目的。地区安全是和平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只有通过基于相互让步而不是强加于人的诚实、公正和负责的协议才能实现。下面是五个中美洲国家政府目前的选择：表示有坚定决心来保护主权以及各国为现在和将来各代人民的利益而制定的长期计划，或是牺牲稳定的前途而换取乱七八糟的幻想。在和平与战争、发展与毁灭之间作出抉择，是中美洲国家政府的义务。孔塔多拉集团方面将继续尽其所能促进调解的进程。

《孔塔多拉文件》对建立基于尊重多元主义和各国人民权利的地区性秩序作出决定的贡献。无疑，它为中美洲各国之间关系正常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机会。不幸的是，政治和外交的努力受到了加深该地区紧张局势和破坏该地区信心的许多行动的严重阻碍。带有偏见的情报到处流传，目的是损害孔塔多拉的进程和倡议。并且中美洲各国之间开展更公开、更丰富的对话的道路也受到阻碍。缓和与相互了解的两个主要障碍是，日益增多的外国军事存在和对目的在于推翻当地已建立起来的各国政府的外来武装力量的公开和暗中援助。

几个世纪以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干涉和干预终将对其策动者不利。到头来，使用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只能导致更多使用武力，仇恨和缺乏信心。让我们在国际社会宝贵的援助下试图把中美洲从更严重、更无情的毁灭中挽救出来。

我们再一次呼吁那些利益与该地区紧密相连的国家政府，对制止频繁的军备竞赛和海陆空演习以及终止外国军事顾问和基地的存在所作出的努力进行毫不含糊的支持。当中美洲承认并遵守达成的协议之时，其他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区域和平不仅要求集体努力，同时也要求有解决双边分歧的决心。在这方面，我们面前的道路也十分漫长的。今年五月，我们对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两国政府为解决边境冲突，缓和紧张局势和培养相互信任的气氛所建立的特别委员会表示欢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美国和尼加拉瓜两国政府之间展开的初步对话也被证明是令人鼓舞的。墨西哥推动了这些对话，迄今已经召开了五次会议。我国政府将继续给予有关各方所要求的一切支持。我们认为曼萨尼略对话是中美洲和平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去年，墨西哥有幸主持了77国集团的工作。在此期间，我们通过非正式的探讨以排除误解，澄清意图和为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建立基础。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下，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坦率、务实和灵活的联系。

尽管取得了相当的概念上的进展，确认了利益相通的领域，但由于一些工业化国家缺少政治意愿以及它们不愿意使联合国实际上拥有《宪章》所规定的的能力，故全球谈判的发动又一次被推迟了。

在此期间，我们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无数次努力以寻求缓和危机的直接措施，和能够逐渐完成我们在通过国际发展战略时全体所做出的承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是实际上瘫痪了的南北对话和有系统地反对使用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各种机构。

就在本周，77国集团在纪念它成立二十周年的部长级会议上，将决定我们明年所要采取的战略，以便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得到发达国家负责任的反响。这关系到大部分人类的生存，关系到和平与集体安全这一至高无上的目标的实现。*

* 主席回到主席台上。

就我们而言，我们决定扩大发达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集体自力更生不仅是使我们走在了一起的思想原则，同时也是有助于我们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加强彼此之间团结，加强国家独立和促进改变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南南合作是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步骤，因此我们决心创造性地，有效地和坚定不移地鼓励这种合作。

世界经济问题必须连贯和全面地加以解决。从结构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找到可行的长期答案。面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危机的严重性，国际社会要求采取紧迫和有效的措施，要求所有的国家致力于促进建立新的更公平的国际经济关系。这就要求负责的对话者有团结感和远见。

当前的危机大大突出了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消极面。国际大家庭中有些较有影响的成员所采取的措施正在损害着弱国的经济安全。这一形势的严重性甚至反映在威胁着整个社会制度的政治和社会的动乱上，生活质量的恶化加剧了紧张，助长了不稳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承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十分严重，现在所需要的是把宣言和讲话变成不带任何压迫和条件的具体的合作行动。

每一个国家都有促进自己发展的责任，但国际社会必须承担起使各国相互关联的责任以使各国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

我们以很大的代价为克服自己的困难调整了国内经济。同时，我们要求杜绝导致现存的失衡的单方面行动。

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债是拖累最大的经济问题。正如卡特赫纳协商一致意见所列述的那样，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要求债权国和债务国作出共同承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按照公正的原则分配资本流动的费用和好处。一些境况较好的国家并未表示愿意作出类似的经济调整，在这种时候要求那些较贫穷的国家采取紧缩政策，是办不到的。

近几个月来，拉丁美洲国家开始了谈判的进程，以便重新安排其外债的偿还日期、减少资本摊提以及减少筹措资金的成本。继迄今已取得的成就之后，必须在

建立较平等的条件方面求取新的进展。然而，这些谈判需要那种对债务国，债权国和国际银行系统以及多边金融机构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所必不可少的政治构架。

必须从根本上以及从复杂性的各个方面来处理债务问题。首先，必须扭转那种使我们各国成为资本输出国的趋势。为此，我们呼吁在工业化国家中开辟市场和消除保护主义措施。还有必要稳定原料价格，降低利率。出口收入如果超越合理的百分比，不可能用于还本付息。

必须认识到，债务危机与最初起草信贷合同时的条件发生急剧变化密切相关，在涉及流动资金和利率，负债结构和经济增长前景等问题时，则尤其如此。工业化国家中的这些变化表明，债权国和债务国负有共同责任。

在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的政府执政初期。墨西哥决定调整其经济，以便从根本上作出重新安排。这一选择给墨西哥人民带来了困难。在明显的繁荣时期之后，他们必须进入纪律严谨，自我克制和牺牲的时期。但是，国家的生产结构保留下来了，未受损害，劳动力，包括最称职的人也保留了下来，丝毫没有受到损害。今后的就业机会无疑会增多。

重新安排经济是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和兑换率的浮动、恢复增长能力、保持具有生产力的工厂和就业和保护基本消费。同时，拟订了结构改革政策，以便解决生产、分配和社会参与发展方面的主要问题。最终目的是为迅速和平等的社会发展奠定一个坚实和永久的基础。

这些经济调整的努力已初见成效。如果没有公民的良心和墨西哥大多数人民的团结，如果没有一个在关键时刻一贯表现出成熟和谨慎的政权，要渡过困难时期，进而建立起更坚实的经济是不可能的。

因此，墨西哥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起坚决要求立即调整世界经济关系。保持诸如引起目前危机和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社会恶化的不平衡的经济关系，是违反一

切平等思想的。国际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努力克服不平衡现象。不作出这样的努力，我们将进入日益对抗和不稳定的时代。

大国之间对话困难重重，多边裁军讲坛处于瘫痪状态——这些迫使我们做出政治决定，以避免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所谓的战略平衡必然给似乎无休止的军备竞赛火上浇油。过去40年的经验证明，如果一个大国武库的有所扩充，那末，它对手的武库会出现同样、甚至更大的发展。这些武库现在的破坏力足以导致相互毁灭和摧毁整个星球。

这种升级的每一个新阶段似乎都使人类更难以达成协议，永远消除核战争的危险。超级大国之间的技术和军事斗争使我们行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将不可逆转地阻碍提出可核查的裁军承诺。

但是，墨西哥坚信能够制止住这一螺旋式上升的军备增长。我们在许多讲坛上一再要求冻结核武库，以此作为最终销毁核武库之前逐步削减军备的先决条件。针对实力逻辑和军备逻辑，我们必须摆出裁军与和平的道理。

稳定不能够基于需要一种作为保障和平之手段的相互毁灭能力的恐怖均衡，推翻这种错误的威慑理论是至关重要的。

相反，我们认为，安全应当靠逐步削减核武库来实现。这样，就能在不改变势力均衡的情况下，逆转军备的螺旋式上升局面，在取得全面彻底裁军方面就会取得进展。

此外，这也可以作一种手段，用以割断军备与欠发达之间的因果关系。现在用于不断改良武器的资源应当用来改善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和经济状况。

同样，我们重申我们的呼吁——制止有害的常规武器买卖；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经常是虚幻的安全而把紧张的资金用于获取军事装备。拥有新武器进一步破坏信任，增加战争的危险并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弱点更其加剧。

今年5月22日，墨西哥和阿根廷、印度、希腊、瑞典、坦桑尼亚等国一起要

求核国家在裁军任务方面负起其责任。在这些国家的共同宣言中，签字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宣布，他们决心“采取建议性的行动，制止和逆转核军备竞赛”，以响应五大洲越来越多的男男女女的迫切要求。

我想借此机会代表墨西哥总统米格拉·德拉马德里重申，我们决心继续为裁军作出努力。我们吁请国际社会竭尽全力促进这一崇高的和平倡议。

当前，迫切需要大国把一时一地的考虑和内部政策的考虑置于维护人类生存的最高价值之下。他们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意愿必须符合他们的权力赋予他们的责任。

各国在法律上的平等，各民族的自决，互不干涉，禁止使用武力，等项原则都不允许有例外。严格遵守这些原则比诡辩的解释或者说什么对国家或地区安全具有威胁等遁词更为重要。

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重申我们的呼吁，希望格林纳达不受任何限制地回到自决的道路上来。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外国军队继续驻扎在阿富汗。尽管秘书长做出了很大的调解努力，但仍未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再次吁请有关各方找到一个符合这些主动行动的快速解决办法。

我们重申我们支持阿根廷对于马尔维纳斯岛的主权要求，并再次促请有关各方通过谈判解决他们的分歧。

在中东，为解决区域性冲突所作的单方面尝试和所采取的扩张主义政策已告失败。只有通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并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才能在这个地区实现持久的和平。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有权在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

目前在黎巴嫩进行的、旨在结束内战的民族和解努力应该获得最广泛的国际支持。然而，持久的稳定与和平取决于不受限制地尊重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正在出现新的动态，据可靠消息表明，这些动态反映在狂轰滥炸平民百姓、使用化学战以及违反国际人权法上。我们希望本届大会能够

发起新的倡议，帮助结束这一使两个发展中国家流血的悲剧性的战争。

又是一年过去了，纳米比亚人民仍然不能行使其主权，而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仍在继续。我们再次表示坚决不承认这一侵犯人类尊严的最基本准则的制度，并且要求某些国家放弃越来越公开地支持南非政权的做法，墨西哥要求执行国际社会的决定，使纳米比亚取得独立。

我们每年都要在联大审议一些危及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在这届大会上，国际社会提供了和平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论坛和方式。

我们每年都在这儿强调维护和平与维持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谈到我们人民的紧迫需要，并提出了一些从地球上消灭饥饿、无知和疾病的建议。

尽管大多数国家渴望和平，但实际的结果却是很危险的。冲突的恶化、发展中世界和工业化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大国之间会谈的中断以及合作和经济谈判的停滞，这一切都不幸地成了国际局势中的主要特征。这些问题必将是引起所有国家严重不安的根源。

墨西哥仍然对法律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它的历史责任使它一贯捍卫作为各国文明共处基础的原则。我们相信，在今天，外交是克服各国差别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在这些项目上，协调利益和理解别国观点的真诚意愿应该超越任何形式的霸道和统治。

墨西哥支持国际社会各个机构，因为它们是我们和瞬息变化的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举行会议和进行交谈的场合，这是有条不紊的变革进程的必要条件。我重申，墨西哥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联合国，它是国际民主的最高表现。

就其国内事务而言，墨西哥坚持基于尊重个人和集团的自由、鼓励公民民主参与以及社会团结的法则。我们寻求一些能平等地分配所有墨西哥人劳动所获的利益的共处形式。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希望确保各国社会能有同样的原则来指导的努力做出贡献。这一信念是墨西哥忠于和平与国际合作的一贯和坚实的基础。

阿米加先生（多哥）：自多哥人民大会主席和创始人，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将军阁下任命我为对外事务和合作部长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因此，我越加感到我们代表改造世界的共同责任之沉重无比。我们之间的敌对、分歧和不满不断导致危机的爆发。当今世界在混乱不堪的危机震颤中分崩离析。我们应该重建我们的世界，但并非一定要如某些人所倡导的那样通过实施新的概念，而是将现存的概念付诸实践，其中包括《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我们都是这一组织的会员国。

主席先生，你一定认识到我国代表团对您在会议开幕时所作的令人难忘的发言赞赏备至。在发言中您以客观的方法对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作了条分缕析。仅仅这篇发言已足以表明您当选主席指导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辩论实为当之无愧。它证实了您做为赞比亚代表所做努力的基础的哲学，您的国家同我国一样忠实于联合国。您在这座对话与合作的圣殿里所代表的国家位于非洲大陆心脏地带，这一地区正遭受着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的蛮横与顽固所引起的磨励，您的国家以其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各国的独立，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献身精神而闻名于世。另外，赞比亚和其他国家一道，最坚定地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

主席先生，我肯定，这些财富与您无可置疑的智慧水平，足以使您有能力、技艺和热情来完成您被赋予的大会主席艰巨和崇高的责任。刚才我曾热烈地祝贺您的当选，现在我最良好地祝愿您成功地完成您微妙而光荣的任务。

您富于和平、正义与自由的理想——受到《宪章》原则的熏陶而又捍卫《宪章》的原则，您已获得被证明了的耐力，并具有受到尊重与敬仰的最引人的性格。多年来您把这种能力用来服务于联合国，特别是用于您做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作用中，在那里您的不懈努力帮助打通了获得纳米比亚独立的道路。

我极为细致地注意到您的前任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以熟练、清醒和正直的态度主持了第三十八届大会的工作，我愿向他表达我的崇高赞赏和衷心祝贺。

自从三十八届大会以来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工作的特点是勇气、远见和务实主义，向他的这些工作特点表示理所应当的敬意是我的愉快的职责。他不遗余力——有时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去危机区实地了解联合国必须解决的问题，不管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由于我的国家知道真正的朋友的价值，我特别希望重申多哥政府真诚感谢秘书长在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将军阁下访问纽约期间和去年一月他自己访问多哥期间重视我们的问题。

欢迎一个新会员国总是人们感情激动的时刻。当我欢迎兄弟文莱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这种感情。我们确信，它的加入会使联合国宏大的大同计划的火焰烧得更旺。

虽然紧急局势使不断变化的世界四分五裂，尽管根据联合国宗旨而采取的某些行动的特点是缺陷、失败和失望，大会还是超越了分裂各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第三十九次接受了联合国面临的挑战。

我们第三十九次在这个讨论和对话的讲坛上集会以寻求解决我们时代的许多问题。这一寻求要有意义，富有成效，处理我们时代紧急问题的方法必须摒除所有沾沾自喜的情绪和哗众取宠的作法以及图谋私利的帮派理论，从而得到反映综合和妥协精神的坦率、现实的结论。

由于当前人类面临的挑战具有紧迫性、持久性并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它们急待全世界人民的良知加以迎战。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各国之间的合作似乎再也不产生于作为各国关系准则的不可辩驳的相互依赖。作为相互补充的必然结果的团结一致已不是不可动摇的理论。最大胆慷慨的意向宣言不足以掩盖不断趋于恶化的病态。

国际经济危机是我们时代的主要挑战，因为它是对人类进步和福利的挑战，它也加强了富裕国家的自私自利精神，因而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困难并使之复杂化。

疯狂的军备竞赛似乎正在逐渐取代超级大国之间的聋子对话，对世界的稳定和均衡构成了威胁。

种族隔离的极端政策不断变换手法，以假民主的面目出现，从而对联合国崇高理想的发展，特别对人权提出了挑战。

许多地区性冲突旷日持久，形成僵局，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渐渐被人们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恶，而事实上这种冲突却是国际社会的坏疽。人们有可能认为这不过是不断重复的危言耸听，还会有人把这种风险、危险和挑战的再循环看作是不合适宜的宿命论——过度悲观的一个例证。

多哥坚定不移地深信和平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我国肯定要提请本大会注意削弱国际社会，窒息其良和的各种混乱。

震撼非洲大陆的紧张局势继续使国际社会感到严重关切。在南部非洲，比勒陀利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顽固地强制推行其自称的特权，即：种族隔离政策和阻挠在纳米比亚实行真正非殖民化的进程。

事实上，南非领导人为应付有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英勇斗争的浪潮，通过选举一个包括白人、有色人和印第安人的三院议会而把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三的黑人排除在外，给种族隔离制度遮上了一层民主的薄纱。

有色人种和印第安人抵制假选举的显著成功以及黑人最近所组织的暴乱，正如我们所知，已经调动野蛮镇压的机器，而这暴露了白人政权的失败和惊慌。

承认这一失败和这种惊慌由如下事实清楚表明：南非国家元首保证随后改善黑人命运以及其将来在议会中的代表，同时对将确立的这种代表权和有色人种、印第安人代表权之间差别有保留。

多哥认为这些因情况不得不采取的变化不过是南非的新伎俩，以欺骗对种族隔离演变的国际公共舆论。事实上，这些假变革一点也没有改变制度的基本方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多数应受益于这些变革的人拒绝接受这些变革。

这样，南非国内政策就是种族隔离政权维持白人统治的优越地位意愿的特点。这点在外就表现为其持续与以色列进行的核合作；鉴于这种合作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多哥政府予以严厉谴责。

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南非要求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为领土自决的先决条件，极力推迟不可避免的事态发展，防止不受种族隔离政权欢迎的非殖化进程。

然而，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坚定不移的斗争是一个基本因素，使得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独立根本不可逆转。

在这方面，多哥政府的立场向来明确：西南非人民组织得到多哥毫不动摇的支持，并且贯彻安理会1978年435号决议不能与古巴军队的撤出联系起来，因为古巴和安哥拉作为主权国家订有协议，该军队的存在是合法的。

此外，多哥政府意识到导致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缔结卢萨卡和恩科马蒂协定的潜在动机。如果不对如何继续和胜利完成西南非人民组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解放斗争提出疑问，这些协定确实有维持该地区和平的长处。

非洲大陆另一个棘手问题，乍得危机看来正在了结，只要法国和利比亚最近作出的决定得到有效贯彻，并且所有的军队都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前从乍得领土撤出。

至于西撒哈拉，非统组织第十九次最高级会议通过广泛一致意见所作的决定燃起了希望，但由于冲突的一方拒绝与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代表在同一张谈判桌前坐下，以使萨哈拉人民能够贯彻自决权，这个希望看来破灭了。

我国政府尊重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尤其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她是第一个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之一。然而，当有必要并且为了节制和调和，多哥政府毫无迟疑地同其他非洲国家一起就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问题作出了一些努力，以说服她为了防止使非统组织的工作陷入瘫痪暂时不参加泛非组织的工作。

多哥忠于自己的义务，她继续对旨在确保在冲突的双方达成共同的谅解和为撒哈拉人民取得自决的任何新的倡议持开明的态度。

三十多年来，中东一直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地区。今年再一次出现了惹人注目的动乱。以色列的不妥协态度和扩张主义政策是实现这一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主要障碍。多哥政府认为，以色列在安全和得到国际承认的边境内取得国家特征的权利并不排除巴勒斯坦人民在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范围内取得自决的权利。只要以色列坚持决意要毁灭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那么中东和平将仍旧不过是一个神话。

所以，理智和明智的呼声要求中东冲突的所有各方面应该选择在一个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的范围内全球性地和平解决这一危机。

以色列政治的最近势态发展似乎表明，以色列军队将撤出黎巴嫩。因此，多哥呼吁新的民族团结政府尽快地把拟定中的撤军付诸于行动。这种果断的行动将大大地有助于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恢复黎巴嫩的政治稳定。

在亚洲，发生在几个地方的外国干涉继续对谋求解决该地区的严重危机产生破坏作用，而一场极有破坏性的武装冲突继续存在。因为这很明显被视为一股新的干涉主义力量，所以外国军队占领阿富汗实际上遭到了国际社会成员的一致谴责。继续占领阿富汗违反了国际法，危及了大会决定的作用。

迫切需要使政治与战略的意图服从于外国军队的完全撤出，以使阿富汗人民能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国际社会呼吁执行第三十五届联大以及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所做的各项决议。但占领着柬埔寨的那些国家对此充耳不闻，从而犯下了持续破坏《宪章》的一条基本规定的罪行。

多哥忠实于自己的传统立场，全力支持柬埔寨为摆脱外国奴役及维护其在联合国的席位所做的英勇的努力。

多哥政府也呼吁越南政府承认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三方联合政府的合法性。

朝鲜仍旧处于一分为二的状态继续使朝鲜人民感到失望，他们理所当然地呼吁独立和和平地统一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多哥政府认为，消除有害的外国影响，决心克服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必要的先决条件。不具备这一条件，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建议的两个政府间的直接谈判就不可能开始。

国际社会一直十分关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继续进行的武装冲突所引起的后果。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使冲突双方承认安理会和大会的决定和决议的约束力。

由于我们无能为力，或者说熟视无睹，我们现在就象旁观者甚至同谋犯一样亲眼观看一个难以容忍的悲剧：两个国家把他们的人类资源、国家财富、创造性天才，以及人类、经济、军事、知识和心理上的潜力投入进一场残酷无情的战争，这场战争就违反人道主义法则而言继续造成令人悲痛的流血，有时令人想起第二次大战期间最黑暗的时候。

正如多哥国家首脑在谈到战争的恐怖时所说的那样，“你总是可以知道战争将在何时何地爆发，但你永远不知道它在何时何地继续。”

在伊朗和伊拉克战场上，已经有几千名男人、女人和小孩死去，成了他们政府顽固不让步的牺牲品，毫无疑问，死亡人数还将继续增加。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有力行动，那么还将会有几十万人丧命，换句话说，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具体、现实地发起倡议使得双方尊重一个能导致和平谈判的停火的话，那么还将会有几十万人丧命。

由于这样的局势，油船的航行在波斯湾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样，在一定的時候，这一武装冲突的战火就会烧到我们家门口，甚至引起一场范围和程度都非常可怕的大灾难。

所以，我们代表团决心支持任何努力，以结束两伊战争引起的生命和物质损失。

同样，我国代表团仍旧对福克兰群岛的问题感到关切。这个问题必须尽快和平解决。多哥再次呼吁英国和阿根廷政府通过谈判解决这个已经造成了巨大物质损失和人员牺牲的问题。

在破坏和威胁动摇各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国际危机之外，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又面临着另一场灾难——一场旱灾，这场天灾正危害着越来越广大的地区，为今后造成了一种灾难性的前景。

任何人都不能对这种难以言状的悲惨状况无动于衷，它正影响着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国际社会应当动员起来，积极地团结一致，尽快解决严重的干旱问题。

这里无疑是一个恰当的场所，向本组织的秘书长表示敬意，这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秘书长亲自访问了受旱国家，以便亲眼看一看实际情况，使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掌握更好的手段，消除这一与饥饿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灾害。

此外，还应向那些响应秘书长的呼吁，作出了慷慨的表示，采取了具体的、有效的行动，帮助救济在这场灾难中的受害者，使他们免于饥饿和痛苦的发达国家表示敬意，这样做也是恰当的。

就如干旱同痛苦的饥饿问题密切相连，后者转过来又给人们一个启示，即团结——国际经济合作的概念。现在没人再会真正地怀疑国家和人民必须相辅相成的问题。我正确地使用“必须”这词，用其主要的含意，即大家都要。因为我们无法否认客观事实所规定的这一相辅相成的性质，进而我们就必须认识这一现实，从单纯的虔诚祝愿转为合理地重新安排世界经济。这当然需要勇气，摈弃追求民族私利的勇气。这就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使它们的人民接受这样一条真理，即任何国家，无论如何强大都无法永远不考虑他国利益，损害他人而闭关自守地发展和保卫自身利益。

在这种形势下，当世界受到饥饿、旱灾打击之时，我们怎能理解大国的政治盲目性，它们用惊人的巨款进行军备竞赛，这一竞赛无时无刻地威胁着人类，尤如一把达摩里斯之剑时刻悬挂在人类的头上，这一竞赛正毫无意义地耗费着大量发展资金。

追求和平、安全和经济合作，就必须把这一斗争提高到人们思想的高度，以争取实现全面裁军。多哥再次呼吁大国继续谈判，以逐步实现这一最终目标。

众所皆知，致力于和平与国际安全是多哥外交政策赖以为基础的神圣的价值之一。因此，为了帮助提高对裁军问题的认识，我国在今年八月初组织了一次和平与裁军的全国讨论会，联合国秘书长亲自出席了会议。

洛美和平文件是这次重要的讨论会的最后文件，它建议把在洛美建立一个研究和裁军的区域中心作为促进和平研究和在整个非洲加强裁军信息运动的一种方式。

洛美文件还建议于一九八五年（即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年初组织一个区域性的和平与裁军讨论会，讨论会应得到联合国的帮助，并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参加。

最后，该文件还紧急呼吁超级大国保证不使它们的思想分歧压住真正的问题——和平、安全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

人们细心观察就会担忧地看到震撼我们星球的冲突的数目之多和规模之大，以及人类给自己带来的邪恶；人们还会担忧地看到，这个世界还没有从其所蒙受并且的确是导致联合国的创立的那些恐怖和废墟中吸取教训。

不管在冷嘲热讽的人看来我们的努力是多么天真，我们的国家多哥感到有义务去回顾笼罩着人类的彻底毁灭之威胁以及本组织联合国保证将其作为最宝贵财产的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崇高理想。这种威胁依然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因此多哥感到有义务呼吁建立积极的团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良知迅速觉醒起来。况且，这也是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所作的年度报告的行言中要求我们做的。

人类的良知要觉醒，否则就为时太晚了。

加马先生（葡萄牙）（原文葡萄牙语，英文译文由代表团提供）：迦马先生，我要祝贺您当选上一项你将代表非洲集团的职务。葡萄牙一直同贵国进行密切的合作，在此我要表示赞赏赞比亚为寻求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建设性办法所做出的努力。

主席先生，我相信，您的闻名的品质以及渊博的联合国知识将会对本届大会的工作做出决定性的贡献。

我还要向你杰出的前任，一个来自与我们有着传统友谊的国家和集团的代表致敬，并且表达我对文莱王国被接纳成为新的会员国所感到的喜悦心情。

我在大会发言时，清楚地知到我代表的是一个毫无霸权野心，不想欺压任何其他国家的小国。然而，我也清楚地知道我代表着一个拥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它所创造的语言正为一亿五千多万人所使用，因而是主要的交流工具之一，所以，对于人类在接近本世纪末时所关切的重大问题，我国并不认为自己是重要的参与者或所负责任不大。小国有权利并且有义务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它们国家小，小有小的特点，它们的经历和看法与大国不同，能够在帮助寻求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公正和平衡的解决方面作出宝贵的贡献。

和在这里有代表的其他国家一样，争取独立，保存我们民族的特点和维护不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外交政策在我们的历史上是始终如一的。

我们认为，压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主要的世界问题不是不能够解决的。相反，在承认其他人有权生存和保持自己个性的基础上，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建设性的解决的，因为只有采取理解的态度和诚意，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才能得以保持。

当前使国际形势动乱不已的大部分冲突和紧张状态都受两根主要轮轴的牵动，即南北关系和东西关系。

使北方富有国家与南方不发达国家隔开的日益扩大的差距无疑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必须有勇气和决心，同时以智慧和有效的方式加以解决。

在一个象我们这样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里，我们认为，为消除不发达状态和由此而引起的人类的痛苦而进行斗争首先是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都不能推诿的道德义务。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参加南北对话和对它所承担的义务。今年四月，欧洲理事会在里斯本主持召开了题为“南—北：欧洲的作用”的会议，会议的结果见

于《里斯本宣言》。这一会议的召开就表明了这种承诺。

我国政府收到了来自几大洲不同国家对该《宣言》的积极反响。宣言的建议正在欧洲理事会内得到贯彻。就在今天，欧洲理事会开始就这一议题召开一个由一些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决策人参加的圆桌会议。

正是由于认识到非洲的旱灾与该大陆的谷物生产严重减少是有关系的，联合国秘书长于1983年12月发出了呼吁。该呼吁依然是迫切的，有效的。

这场旱灾继续严重地发展，没有迹象表明它将结束；相反，沙漠化的威胁却产生了。

非洲被迫试图在几年时间内应付其他国家用了几百年才战胜的挑战。它一直在努力解决自己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一发展将给予不结盟的概念以实际内容。为此目的，非洲做出了一切努力来保护自己人民的特征和本大陆的独立。

葡萄牙一贯支持旨在减轻痛苦、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世界上最穷困地区的发展及帮助自然灾害、地区冲突或周期性饥荒的受害者而提出的建议。

我国政府正是牢记这一目标，尽管财政资源有限，仍然积极地参加了关于援助非洲难民的第二次国际会议。我国政府认为该次会议十分积极地证明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可取性。我们认为，应当加强国际合作以加强新的难民流动。各国应竭尽全力消除这些源于食物短缺的人口流动的起因。

在这方面，我也想提一下，我国是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的计划捐款的三十个主要捐款国之一。我国也打算近期内同国际移民委员会签定合作总协定。

根据同样的政策方针，葡萄牙最近加入了非洲开发银行的组织协定，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同该组织的关系。

我也要说，对于最近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顾问小组就南北合作问题提出的一些建议，我们是满意的。在这方面，我想应当提一下最近葡萄牙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定的合作协议，该协议的内容是关于招聘葡萄牙技术人员参加由联合国志愿人员在一些我们与之有特殊合作关系的非洲国家执行的计划。

同样，我们也做出了努力，积极地参加地区发展计划，例如南部非洲发展和协调会议。该会议在今天已成为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若干国家决定汇集力量，利用各自的专门潜力以促进大家的利益时是可以取得成果的。

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我们仍然认为，在不影响在适当机构进行的部门谈判的情况下，发起全球谈判，讨论与国际合作有关的主要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其目的是支持最穷与最不发达的国家的努力。这些国家在面临着由于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利率上升、美元增值以及它们的外债负担而带来的难题。

联合国应担负起它肩负的崇高使命，实现一次在团结精神而不是私利基础上的真正的南北对话。

今年是15届联大通过一系列决议和宣言25周年（其中包括极端重要的1514（XV）号决议），这些决议和宣言对实施《宪章》所载的人民自决权力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导致了許多新生国家加入了国际大家庭，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我国同非洲大陆之间有着历史的和文化的联系，有一种谅解和友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葡萄牙人的感情中占有特殊地位。

确实，在二十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殖民帝国已变成历史的过去，经过不必再一一列举的大大小的变迁，已被一些各自资源相异、问题不同的新生独立国所取代。仍然这些国家都努力争取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国际大家庭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非洲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而奋斗，同时尊重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自身特征。

这一任务重大，需要充分利用现有一切人力物力、他们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不幸的是，这一任务由于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的持续而面临更多的障碍。在我们看来，这些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同样，七十年代初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这一衰退是商品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转过来也对一些刚起步的新机构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尽管联合国粮农组织做出了宝贵的努力，非洲大陆的粮食匮乏一直在急剧增加。

这一现象极其严重，不仅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如此，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在场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对此熟视无睹，特别是考虑到世界粮食生产还有剩余。

粮农组织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可做出宝贵的贡献。但是，要想使其成为可能，则拥有必要手段的国家应增加对这些机构的财政援助。

南部非洲发展和协调会议经验的预期成功，其中我们参加了一些项目，以及它对于所有成员国平衡发展的贡献必然要对它们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使我们以更大的信心来看待本地区的未来。

现在我愿简单谈一下南部非洲形势，指出我们怀着期待感一直注意最近该地区事态发展，即在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事情。这些发展产生了希望，该地区可能开始了诚挚的对话，一种由于产生相互信任气氛而得到缓和而且可能导致该地区问题得到公正和持久解决的进程。

纳米比亚问题是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最为严重关切而且不遗余力地要与以解决的问题。

葡萄牙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并且坚决反对任何有可能拖延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权利以便使他们自由选择未来的行动。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与其他国家或纳米比亚人民代表的接触中，我们毫不含糊地表明拖延执行有关联大决议，特别是435号（1978年）决议，引起我们的关切。我们还强调如果这一问题继续拖延有可能在南部非洲产生的危险。我们认为现在存在着通过谈判达成的并能为国际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的条件。因此，我们希望在这一问题上现实主义和对话精神也能占上风，以便使迄今为止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政治障碍最终被扫除干净。

提及一下前线国家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才是公平的。这些努力充分反映在该大陆这一地区最近促进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使我们相信它们介入这一进程的可能性一点没有减少。

南非共和国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响应国际社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呼吁，为了谈判，放弃导致直接入侵邻国的可悲行为的对抗立场，这是一种不能也不应当允许的行为。

为了使谈判努力具有持久有力的效果，单凭严格遵守由各方自由承担的义务而本着公开和灵活的精神还是不够的。不仅限于此，必要的是大胆地和光明磊落地朝着彻底根除日益明显地成为严重的国内紧张根源的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化制度迈进。葡萄牙直接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这是众所周知的，因而不能不最明确地谴责这种行为。

因此，正象最近事实所表明的，解决困扰南部非洲严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本着建设性精神扩大对话，逐渐允许创造加深了解的条件，使得所有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民在没有令人讨厌的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和平、正义和自由中，行使作为国家自由人民和正式公民的合法权利。

因而，葡萄牙作为地理和历史、最接近非洲的欧洲国家不能不支持非洲领导人和非统组织维护非洲大陆各国特性和真正独立。由于这一原因，我们相信我们特别能够理解非洲的公正愿望，其进步的要求和在迅速变化世界中维护其根基的希望。非洲文明的文化活力使他们能够顶住殖民主义阶段。有了自决，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政治独立。现在，我们大家，尤其是在联合国范围内，有责任帮助非洲克服其巨大而又可能是最重要的挑战：经济独立。就我们而言，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对达到这一目标的要求作出积极反应；这一目标应尽快实现，因为它不仅对非洲，而且对我们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中东问题继续是国际不稳定的严重中心，我们表示关注。旨在满意解决此问题的所有努力还未成功。

正如我去年在此说过的那样，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局势的核心。不能满意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不能企望在那个地区和平道路上取得决定性的，或是重要的进展。

因此，应不遗余力地找到一种办法，不仅考虑到那个地区所有国家生存与安全的权利，而且考虑到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包括自决权和建立家园的权利。葡萄牙一直支持，并将继续支持的主动行动的原则基础是打开各方谅解的道路，考虑到它们的合法愿望。

黎巴嫩的局势同样引起我们极大关注，因为我们看到，几年前那个地区一个很稳定的国家现正在分裂，其领土成为各派系和外国力量的战场，带有更大范围冲突的升级危险。

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在向海湾地区蔓延，虽然是缓慢的，但确在蔓延，威胁着那个地区国家的稳定和航行自由。局势恶化的结果是很严重的，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因此，我们希望应不遗余力地找到一种能为冲突各方所接受的解决办法，结束这场延续四年之久的战争，其人类生命和物质资源损失极为惨重，并且严重危及世界稳定。

由于历史原因、血缘关系、语言和文明，我国与拉丁美洲有深刻的联系，使我们能更直接地理解影响该地区的问题。这类问题早就存在，产生于严重的经济落后和社会非正义，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产生于明显缺乏的政治民主。

因此，作为一个出发点，有必要理解该地区人民的合法愿望，我们确信，他们将能够找到通向经济发展，社会幸福和多元化的道路。

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年中，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把它们自己放到了那些内力之上。我国谴责无论来自何方的干涉，因为它相信，该地区的人民，不受外来压力和颠覆、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是根本的一点。在我们看来，这些解决办法只能是在有争端国家之间进行和平对话的结果。各执政政府也应看到，消除对峙将不能带来和平，并且，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能通过武力而只能通过采取全球性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才能解决。

按照我们在上届大会支持第38/18号决议的立场，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诸如象孔塔多拉集团国家那样的一些国家的努力，它们对问题的复杂多变以及冲突的情况特点十分熟悉。

实际上，中美洲到了关键时刻：冲突可能被普遍化的危险空前巨大，获得在各利害冲突之间建立一种公正平衡的严肃的解决办法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做，紧张局势会得到缓解，对边界不可侵犯的尊重才能维持，武器水平才能降低，才能建立自由社会。

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几天之后与中美洲各国政府一道参加在哥斯达黎加举行的会议。这些政府包括孔塔多拉集团各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和西班牙。届时将努力在可能指出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办法的政治和经济合作领域里寻求新的方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饱受苦难的该地区的人民有权受到国际社会的加倍注意和援助。因此，我们衷心希望，这次会议将富有成果，并将发出开始进行地区缓和的信号。

我现在将谈到人权问题。这是一个我国政府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国内和国际的社会和政治机构必须为人类尊严服务。因此，我们不认为，在判断侵犯人权的情况时有理由采取歧视态度和各种各样的标准。对人权的侵犯不仅在拉丁美洲国家或亚洲国家或在南非而且在其他地区，即，苏联，也在有系统地不断发生。

在罗列出的违反人权行动中，我国认为最堕落的是在某些国家仍很普遍的酷刑。因此，我国政府希望将被递交到本届大会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项公约草案将会顺利通过。

有必要永远克服这种错误的概念，即，可以合法地援引各国家的主权来否定人权的国际保护。另外，我们必须提供给联合国允许国际社会在各国对这些权利的尊重情况进行现场核查的方法。

在提到人权问题时，我应提到东帝汶的问题。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秘书长的临时报告，它向本届大会报告了已开始的协商的情况和葡萄牙与印度尼西亚通过它们

在纽约的常驻代表签订合同的情况。该临时报告也说明了东帝汶国际人权组织的活动情况，我们愿意看到这些组织做更多的工作。

这些磋商和接触十分有益，所以我们必须赞扬秘书长的行动。他的努力应该得到我们的坚决支持。本着这个精神，我们同意把关于东帝汶问题的辩论推迟到下届大会。没有对话便不可能解决国际冲突。我们说我们希望看到东帝汶问题得到解决，我们深信如果这种对话继续进行，可以找到尊重国际原则和人权原则的全球解决办法完全出于诚意。

在过去几年里，东西方关系不断恶化，其原因是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国家用军事力量侵略并占领了阿富汗；但是其它明显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单方面行动也导致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在这种总的国际关系中，如果干这种事的国家在行动上不表示出克制，不尊重其它国家的独立和合法利益，简言之，不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即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东西方关系的方式不可能变得更稳定和更具有建设性。

我们深信它们这样做有助于恢复建设性的东西方对话。这种对话将减少军备竞赛，进一步避免军事冲突的危险，促进各有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更大的发展。在这方面，控制军备谈判，现在正在进行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和维也纳谈判具有特殊的意义，即那些已经开始的削减和控制常规武器会议和人们仍希望在短期内将召开的旨在防止外层空间的核军备竞赛的会议。

库存充足的武器库威胁着人类和文明的生存和存在，它们消耗着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使用在其它地方，将促进人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步。但是，正如武器不会引起战争一样，军备控制和裁军本身并不能保证维持和平。必须通过在国际关系中建立信任气氛，采取促进军事活动的情报交流的措施，即减少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来确保和平。所以我们重视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成功。

同样，由于其特别不人道的效果，化学武器长期以来一直引起人类的憎恶。葡萄牙认为，彻底禁止这些武器将是走向实现裁军目标的重要一步。

倘如果军备控制不是维持和平的一个足够条件，那么我们必须警惕相反的结果，即军备控制可能成为扰乱和平的一个因素。军备控制仅仅是在这种程度上使武装冲突的爆发较为遥远，即它有助于将稳定的军事力量均衡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所以，我们相信，只有当这些协议导致均衡和可核查的结果时，其有益的潜力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这样，我们在此重新请求恢复超级大国之间就这一重大问题的各有关方面的对话，同时，我们敦促超级大国避免利用这种重要的努力来做政治宣传或取得单方面优势的诱惑。

深信有必要建立一个较为和平和安全的世界，在那里，集体安全制度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事实，我国政府最后希望表示，它对联合国可能会发挥的作用抱有信心。我主要想到的是加强本组织在防止和消除对和平威胁方面的作用。我们认为，在这些方面，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必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便克服目前的状况，即只是当争端发展到无法解决时才提交给联合国。

所以，我们认为秘书长在年度报告中为使本组织的主要机构捍卫和平的行动更为有效提出的建议是极为重要的。

的确，利用谈判，对话以及合作的多边形式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有必要。但是，自相矛盾的是，人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忘记和忽略利用多边合作的形式，而喜欢搞国家之间交往的其他一些形式，在这些方式更加有效率、更加迅速的借口下，这些方式有时导致了更加紧张的政治局势。

对象我们这样具有人道主义的、开明的容忍和爱好和平倾向的小国家来说，这种对国际团结一致的违背是令人不安的。所以，让我们自己以及所有世界当权者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这样可能会重新恢复对国际机构的信任。

明年，我们将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这是我们进行严肃反省最合适的场

合。我们的政治和道德职责和人们普遍认识到的必须履行的职任使得这种反省更加有必要。 联合国能够并且应该扩大它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行动范围。

斯里兰卡欢迎一个亚洲兄弟国家文莱国加入联合国，并向它致以良好的祝愿。文莱国历史和传统源远流长，资源丰富，位置有利，所以它在国际社会的生活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展望一下国际政治和经济局势，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个惨淡的总印象，这使得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更加紧迫。

在经济方面，采取全球的、合作的办法来改革国际经济关系的前景非常暗淡，各国之间的经济差别更加恶化。 当然，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现象将会令人对改革感到乐观，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去年的复苏不可能是长久的。

正如英联邦专家小组最近关于国际债务问题的一次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事实上，复苏完全是由于一个强国在过去两年中推行扩张政策累积了难以维持的预算赤字。这种复苏没有足够广泛的基础，因而它具有内在的脆弱性。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经济政策的主流一直是严重的衰退性的。 简言之，一方的过度扩展和另一方的过度限制组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混合体；这种政策必须得到纠正，只有这样，目前的复苏才不致于再次陷入衰退的深渊。

长远的战略必将是加强第三世界的经济联系，这样我们就不会轻易地受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失败所造成的混乱影响。 建立一个第三世界银行，或者说南方银行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已经被提出来了，并正在由七十七国集团谈判之中。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这类倡议所取得的成果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免受目前复苏崩溃的任何打击，那么这是毫无根据的。减少发展中世界内由此而出现的连锁反应所需要的是充分而又灵活的收支平衡筹资办法。 这在今天只能来自早就应该进行的布雷顿森林体制的改革，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 至少应该建立一个业务，以便在各国遭受诸如商品价格暴跌之类的外部打击时提供无条件的、足够的资金。 人人皆知，目前存在的业务是完全不足的。

否则，发展中国家的预算迟早会由于如出口收入减少这样的原因而崩溃。那样的话，这些国家就会面临着两种无法进行的选择：或者是缩减它们的发展规划，或者是为补偿预算赤字而印发钞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第二个紧急要求可以是在货币基金组织中开设业务以解决国际债务问题。最后，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在要求的部分建立特别提款权。许多组织和政府都已认为这是不容驳斥的。当着发展中国家的复苏如此脆弱，通货膨胀下降时，这具有特殊的意义。简言之，国际经济真正和持久的复苏要求我们做出全球的努力。

只有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真正的国际努力，才能保证海洋的所有资源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被开发。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海洋事务方面的能力，特别是科技方面的能力。通过制定在联合国领导下精心规划和协调一致的计划，使之在全球和地区各级得到执行可以最好地提高这种能力。与非洲和亚洲接壤的印度洋应得到特别强调。对于获得新的海洋制度带来的好处来说，联合国各机构间做出合作努力将是适时和宝贵的。

必须继续使南极大陆免受军事化和国际冲突。应当平等、合理和安全地开发那块大陆的资源。斯里兰卡支持对整个南极制度进行全面研究，支持为此目的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用政治术语来说，国际紧张局势有增无减，在一些地区导致了对崎和冲突的局势。两个主要防卫联盟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其令人惊恐的结果就是军备竞赛一直在令人目眩地加速。军备竞赛的核方面对全人类都是不祥的。作为保证和平而提出来的核威慑理论正危险地维持在不断上升的军备水平，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全球对崎的威胁。因此，任何旨在推动就裁军的优先问题举行的对话和谈判，以便消除怀疑和猜疑的危险障碍，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障碍的建议一贯受到斯里兰卡的欢迎。

这个星球的海洋与陆地长期以来就受到了军事化的污染而发臭。现在，甚至人类的最后疆界，外层空间本身，也有可能最终为军备竞赛所污染。斯里兰卡希望在本

届三十九届大会上继续提出在前两届大会上曾提出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建议。

一个对斯里兰卡具有特殊意义的裁军建议就是《印度洋和平区宣言》。印度洋各国、大国和印度洋的主要使用国正在进行合作，以便于明年在科伦坡召开印度洋会议。会议本身将不会一个晚上建立起和平区，但它将会为建立和平区制定出基本原则，规划出适当的方式和组织机构。

印度洋的一个自然延伸就是海湾，在那里斯里兰卡与之保持最密切关系的两个伊斯兰不结盟国家，伊朗和伊拉克正在发生冲突。我们希望这一可悲的争端迅速结束，重新给伊朗和伊拉克人民带来和平，给该地区带来安全。

整个中东仍然是个紧张地区。由联合国、不结盟运动、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发起召开的许多国际会议找出了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因素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同意。很明显，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而且只要以色列不从所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撤出，不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就不可能有公正和可行的解决办法。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和其他各方一样全面平等地参加。斯里兰卡高兴地在科伦坡接受一个完全相当于大使馆外交地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地办事处。

斯里兰卡极为关切黎巴嫩的事态发展，要求完全尊重黎巴嫩国际承认边界内的主权、独立、团结和领土完整。

我们坚决认为正如在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样，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多数人民反对少数种族主义者暴政斗争的先锋。就纳米比亚而言，已经有了一个全面和平计划，就是安理会 435 (1978) 号决议，但是由于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顽固不化，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斯里兰卡反对把例如象古巴军除呆在安哥拉这样不相干的问题与纳米比亚的独立联系在一起。

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谋求通过加紧所谓的宪法政策来加强对南非多数人的统治。斯里兰卡声援南非多数人民争取建立南非整体不可分割的非种族主义民主社会的合法斗争。

斯里兰卡认为尽管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形势各自有着根本的复杂情况，除非实现一种全面政治形势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外国军队撤出，保障这两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否则两国都不能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秘书长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直接有关各方的全面支持。

中美洲国家感到的动荡与不安引起我们的关切。人们希望孔塔多拉进程将有助于保证维护这些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给这一地区带来稳定与安全。

斯里兰卡支持朝鲜人民遵照1972年7月4日的南北声明，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直接对话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我们支持秘书长所做努力，他鼓励两族间有意义的会谈，以找到可使塞浦路斯共和国获得和平的可行办法。如果没有外国军队从塞浦路斯北部的无条件撤出，任何解决办法都是不可能的。斯里兰卡一贯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性质。我愿意强调指出，任何国家不应以任何理由以武力干涉和干预另一个国家的内政。以同其它国家人民的少数民族利益和新缘关系为理由的干涉和干预应以国际稳定为前提加以严厉阻止。侵略仍旧是侵略，尽管有时它带有关心别的地方有亲缘的种族或宗教集团利益的表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依据它们防卫需要的不同考虑，各自奉行不同的战略。一些国家加入了相互对立的军事同盟；一些选择了中立道路；但很多国家却奉行了不结盟政策。在战后时代里，很多国家不得不经受对其独立与自由的威胁。应予以注意的是这些受威胁的国家主要是小国：塞浦路斯、柬埔寨、阿富汗。

因此，我们应回顾《各国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重申任何国家的领土都不应允许被用来准备或进行对另外一个国家领土的敌意行动。任何这些原则的根据实际情况的运用，任何有限的理由、任何辩解之争都不能成为威胁、压力或颠覆的理由。这些原则，不管在我国所处的东南亚地区，或是在远方的中美洲地区，是普遍应用的。

斯里兰卡是个民主的、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国家。我们遵守法律规则。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宪法禁止由于种族、宗教或语言原因的歧视。在几世纪的历史中，我们始终是种族和谐的模范。因此，去年七月的种族骚乱是我国生活中的悲剧事态。斯里兰卡之外的某些居心不良的派别一直企图干扰我们，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指责。认为小国脱离常轨耸人听闻和成为爆炸事件的国际关系评论是令人遗憾的。

尽管遇到挫折，但斯里兰卡总统和政府一直在努力找到解决我们问题的政治办法。多数派和少数派都参加的各方联席会议正在总统阁下领导下举行，并正努力找到所有有关各方均可接受的办法。

同时，试图用暴力和恐怖来强行建立一个基于种族缘由的国家的恐怖分子的乌合之帮，使民主程序的利用更为困难。这批恐怖分子只是塔米尔社区内的少数，其暴力行动不但针对多数社区和安全部队，也针对塔米尔社区内拥护一个团结的多种族的斯里兰卡国家的无辜平民。

恐怖集团获得外界的支持，在外国境内获得庇护之所，获得训练，并获同情和鼓舞，因而对国家的安定造成日形严重的威胁。

恐怖主义在国际上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国际间必须合作消灭国际恐怖主义。去年大会以共同意见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所有国家按国际法律履行任务，不再组织唆使援助或参与在他国发生的内战行为或恐怖行动。

我国总统建议国际大家庭通过联合国一起协作消灭国际恐怖主义。联合国按照国际协定，应再度促请所有国家更密切地合作，特别是交换有关防止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情报，并订定特别条约，务必保证能引渡和控诉恐怖分子。我们相信联合国应采取有效步骤建立制度机构，负责执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协议措施。

我能代表斯里兰卡参加若干会议，很感光荣。本届会议正临联合国四十周年的前夕，让我们看到的前景同数年前差不多，没有什么好坏，因而一方面不能灰心、失望、冷漠，另一方面也不能冷酷地只追求偏狭的利益，这两种态度都是走极端。

最近，秘书长把我们面前的选择描绘成是单方面主义和多边主义的选择。联合国由159个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对自己的人民有明确的责任。在充分利用大会的潜力来建立更大的全球和谐与了解时，我们应保证所有国家，不管其大小、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如何，都应在表明本组织意愿中享有同等的待遇、尊重和尊严。

午后7时15分散会